纪念柔石120周年诞辰

从宁海到上海（组诗）

阿 门

二月

从书上跳下来
二月作别早春
忙着赶回赵家

今年九月
您诞生120周年
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上海到宁海很近
像您近视的镜架 抑或
小堂前的对联
从右到左

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为奴隶的母亲
在小说中复活
小说“有点迂”
小说也不“小”

一篇小说在柔石的书中
复活 柔石不柔
“带有台州式硬气”
比故居满地的卵石还硬

一本书在我的眼前
复活 “救救典妻”
遇难的尾音一阵剧痛
我一生已暗记在心

旧时代之死

旧时代姓旧
老了 才知道手里握着
尽是些发霉的日子

29岁那年
龙华的桃花谢了
一滴“赴沪谋生”的水
饮弹十枚

血水四溅
血染大地
水滴石穿
水也能击中心脏啊
夜深人静 一滴水听见
新时代醒了

新旧之间
生死之间
两个海之间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滴看似柔软
坚如石头的水
榜样着所有的水

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一滴水教给了我们
怎样去活!

希望

今夜 请让我的诗
拜访您的小说 请让一个
在您的故事里喂大的
同乡同姓也用笔名见报的
我 携带最新出版的《希望》
敬意和酒
来缑城方祠前
来西大街121号故居
“华家道地” 西厢书房
来宁海文人的第二客厅
这小城最华贵的厅堂
作一次忘年之交的
散步与私语

您属虎 原名平福
您平稳有福的日子不享
改名平复 从此
平反和复仇
成为您一生的《萌芽》和《语丝》
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
成为鲁迅先生唯一
“敢托他办点私事的人”
“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失望和浮躁 曾经是
我的生活 但今夜
它们不是 今夜浙东
一根脊骨找到扎根之处
风暴在内 风景在外
我要自觉靠近您跟随您
让您的希望
在诗中居住
让您的精神
永远在内心居住

不曾忘却的纪念（组诗）

应满云

金桥柔石

一个笔名，喜欢生长在
浙东有桥有石的地方

每天母爱喂养，人文滋润
风一吹，院子的小草就构思
雨一下，屋檐就滴诗成行
而小桥下的流水，淙淙穿过
用鹅卵石铺就的意境

注定这是一粒文学的种子
洋溪潺潺，文峰塔影
无需表达，另一种生命苍茫
而笔名，像一朵雪莲
临崖，信仰也会迎寒沁来

一师，晨光依稀

一条新文学的河，隔着夜色
晨光社是一支橹桨
划向黎明。一双镜片后
圆圆的眼睛，灵动着
像早醒的浪花、鸟鸣和书声

晨光依稀，一袭衣衫
飘出凛然。潮头的叶圣陶
朱自清，像篝火温暖着夜行
南门外白洋洋一片……
迷茫中，家书有浙江新潮

孤山不孤，新青年的思潮
连起断桥和残雪
而激昂的声音，迎着晨光
从湖畔回旋至家乡
与隐秘的刀锋，不期而遇

故居

临窗，将彷徨交给旧时代
然后迎接一场风暴
那些最年轻的思想，不会
轻易低下自己的头颅
三合院，飘出进步的书香
为疯人的桎梏，呐喊
血性、檄文，怒向刀丛
有方孝孺的铮铮铁骨

二楼书房的灯光，亮着
导航宁中办学的方向
亭旁枪声，划破缑城乌云
血腥弥漫成一片杜鹃

奔赴上海。窗户依然吱呀
收藏所有温情时光
空中的鸟翅，紧贴真理
回眸时噙晶莹的泪滴

景云里23号

许多熟路，最后都变成了陌路
而景云里23号，藏在心里
因为信念让鲁迅与柔石
成为亦师亦友，难以忘却

这里，有语丝，有朝花
涌动，一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
先生种下的那片阳光
都被悄悄地吸收，长出思想

乌漆大门，走出二月的萧涧秋
重叠着自己的影子
老信箱守着时光，有来自家乡
为奴隶的母亲那种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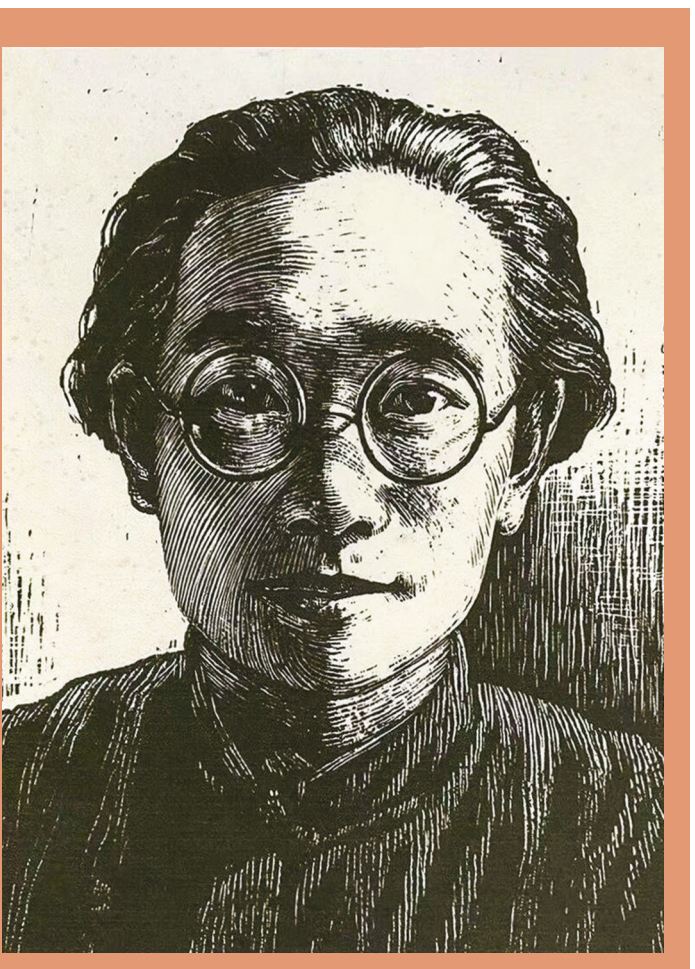
景云里23号，小巷里扬起
“左联”的帆，向着镰刀和斧头
一个年轻的拳头举起
此刻，准备生命染成彩虹

龙华，雪花飘起

雪花，一朵一朵飘来
想征服寒夜的黑暗
而母亲失明的目光，盼着
团聚时笑脸上的抚摸
那是龙华桃花的信息
枝头，有学习德文的模样
饥寒、青肿，狱书
系着二十斤重的镣铐

阴森森的荒场，大烟囱
屏住呼吸，倾听
呼喊的口号，开成雪花
绽放殷红的生命

身中十弹。罪恶的枪口
对准文化的靶心
留给雪夜的，唯有火种
等燎原大地



柔石（1902－1931），本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28年到上海，参加鲁迅创办的朝花社，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柔石桥》看甬剧青年演员的成长

赵淑萍

今年是柔石诞生120周年。

柔石，左联五烈士之一，29岁血染龙华。时代的风雨，让他从一位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刚毅坚定的革命者。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是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革命精神和《为奴隶的母亲》《二月》等优秀的文学作品。

怀着对烈士的敬仰，笔者日前观看了甬剧《柔石桥》。烈士的笔名，来自家门前一座镌刻着“金桥柔石”的小桥。戏中，“桥”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贯穿了柔石的一生。在这座桥上，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缑城风光秀美但存在着“典妻”这样的封建陋习。满腹诗书耿介磊落的柔石，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难免碰壁受挫。亭旁起义，他被波及，于是跟随卢大川跨过小桥，背井离乡。在上海，他结识了鲁迅先生，也碰到了志同道合的冯铿。他写作、翻译，创“朝花”、编《语丝》。因为惦念着妻儿老小，又回到乡里。冯铿找到宁海，劝柔石回上海继续革命文学事业。柔石在桥边彷徨。桥的一端，是小家，是伦理亲情，桥的另一端，是大义，是革命理想。最终，他跨过桥，投身血与火的战斗。柔石牺牲后，舞台上再次出现了桥，象征着柔石精神的返乡——桥边，簇拥着一个个年轻的身影，朝气蓬勃。他们都是鲁迅先生说的“很好的朋友”“很好的青年”。

剧中，善良忠厚、刚直不阿、硬骨铮铮的柔石，沉稳内敛的卢大川，贤良淑惠、朴实隐忍的吴素瑛，热情奔放、聪慧干练的冯铿，绝望凄惨的春宝娘……我们看到了近一个世纪前的众生相。演员对角色的把握是正确的。苏醒，戏路很宽，传统戏、现代戏都能驾驭自如。官员、秀才、长工、军人……他一直在挑战自己。演烈士，对他来说是一个突破。那轻扶眼镜的动作，那卓然不群的书生气，形神兼备。审判时的那段自述，长达12分钟，一气呵成，慷慨激昂，酣畅淋漓。在戏中，柔石和妻子吴素瑛、战友冯铿三人的对手戏，是一大亮点。柔石回家奉母，冯铿来到宁海，劝柔石回上海。可是，当她看到柔石家中情形，决定独自返回。这时，柔石去追冯铿，吴素瑛又去追柔石。风雨如磐，三人在雨中狂奔，处处是高难度的动作，展示的是演员唱念做打的真功夫。张尤佳扮演的吴素瑛乃旧式女子，缠着足，全程借鉴了京昆云步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在雨中撑着伞，疾速前行如风中弱柳。柔石在过桥时，内心十分纠结，兜兜转转，来来回回，最后，是春宝娘的遭遇让他毅然向前。外围的风雨兼人物内心的冲突，形成了一股张力。在探狱这一出，吴素瑛对冯铿由怨怼到同情到理解，很有层次感，三人对手戏火花四溅，非常感人。李梦凡饰演的冯铿，短发，活泼率真，举手投足间都是青春的朝气，唯其如此，在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花样年华的凋零更令人疼惜。

国家一级演员郑健、优秀青年演员沈超、柯珂，甘当绿叶衬红花，戏份很少，表演成熟老练，身段干净利落。老戏骨吴刚演的老秀才，迂腐、好面子，在整部凝重的戏中发挥丑角的作用，增加了些许趣味。

从青春版甬剧《雷雨》开始，剧团就让青年演员挑大梁，如今，第九代已崭露头角，唱做俱佳，塑造人物的能力不容小觑。满台都是青春的气息，甬剧这个小剧种，焕发着无限的活力。《典妻》曾经是甬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使原来草根、俚俗的甬剧脱胎换骨，实现了从乡镇文化向都市文化的飞跃。而如今的《柔石桥》对甬剧的传承来说意义重大。这意义，在于对现实性、地域性题材的重视，在于让青年演员尝试原创剧中的新角色，通过编导的帮助，通过自己的解读、揣摩、体验而快速成长起来。

初演无疑是成功的，尤其是“桥”的意象，另辟蹊径；革命和婚恋，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但笔者认为，柔石走上革命道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以及那些战友曾有过怎样的交往细节，尚可深度挖掘。剧情还可以删繁就简，更加集中、紧凑。相信，经过不断的打磨，能铸就精品。

柔石离去已经91年，甬剧《柔石桥》的上演，是对烈士的一次集体缅怀、致敬。山河无恙，英烈不朽！

锐观察

奶奶

王文革

今年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我奶奶去世37周年忌日。月光如水，看着皎洁的月亮，心想，奶奶一定也在天上看着我。

我出生几个月后就被奶奶带到身边，直到11岁小学毕业才回到父母身边。整整10年无忧的童年时光，在奶奶身边度过。

记忆中，奶奶一直是很老的样子。其实算起来，那时她才60岁出头。我没有见过奶奶年轻时候的模样，那年代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根本没有闲钱去照相，尽管我们镇上也有一家照相馆。

奶奶出生于清朝末年（应该是1908年），裹过小脚。我曾多次观察过她的小脚，一双原本正常的脚被裹成“三寸金莲”，以致走起路来整个人摇摇晃晃。不禁想，这竟然也算一种传统文化？爷爷早逝，奶奶独自将四个儿子拉扯大，当时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才五六岁。我难以想象，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寡妇，一个连走路都不利索的女人，是怎样下田干着农活？又怎样度过后面40多年的人生岁月？

奶奶不到40岁便开始守寡。据说我爷爷是在与人起争执时，被人拍了一砖，流血不止，不治身亡。我太爷爷安葬了我爷爷，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不久我太爷爷也去世了，父子俩在同一年离世。我奶奶从此守寡，没有再嫁。

奶奶独自拉扯大四个年幼儿子，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所幸付出终有回报，她的4个儿子长大后都有出息。我大伯最像奶奶，沉默寡言但很实干，在集体经济时期是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初期下海，和我大叔（奶奶三儿子）一起开设袜厂。几年后他们分开创业，大伯家又开设了内衣厂，还涉足房地产投资行业，成了当地首富。大叔因为唯一的儿子考上大学当了法官，便早早关掉自家企业安享清闲的老年生活了。我爸是爷爷奶奶的二儿子，上世纪50年代参军，在部队当军医，复员后在一家企业当厂医。我小叔脑子灵活，后来成为村委会主任。奶奶的孙辈，在录取率极低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家都出了大学生。

奶奶总也闲不住，儿辈成家立业后，她又帮着带第三代，我就这样来到了她的身边。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又喜欢乱跑，6岁便被送进村小。小学毕业后，我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奶奶的生活状态随之发生变化：在每个儿子家里轮流住3个月。当时我们一家五口加上奶奶，住在只有二十几平方米的厂宿舍里，住宿条件远没有农村老家宽敞。奶奶放心不下我，努力适应新环境。她晚年每个月有两元零花钱，平时舍不得花，积攒下来等我春节回老家，专门给我买些荔枝或者活鸡补充营养。有件事我记忆深刻，有次我想买一本书，两元六角，问父母要钱，他们让我去图书馆借（其实中学图书馆里没有此书）。奶奶听说此事，马上拿出一个手帕包裹，里面主要是分币和角币，数来数去还是不够，书最终没有买成。

奶奶一直对我宽容、慷慨甚至溺爱，她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妈妈在我心里的地位。我妈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她对所有人都这样，对自己也如此——这也是我和我妈之间一直缺乏亲密感的原因。

后来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碰到过不少艰难时刻，常常会想起奶奶，她老人家一生所承受的苦难和她内心的坚强一直在无形中激励我，化作我前行的动力。

我读大学时，奶奶已经很老了，皱皱的皮肤紧贴着骨头，隆起的血管像是盘踞在皮肤上的一条条路，通向苍老。她一生都佝偻着背，承受过太多苦痛，单薄瘦小的身影始终在风中摇曳。

自然，她也有开心的时刻，如儿辈做成生意，孙辈考上大学。每逢这时，她会露出舒心的笑容。空闲下来，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背靠墙壁，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目光眺向远方，似乎想要看到远方的尽头。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是我猜一定是一些很深很沉的记忆。她就这样静静坐着，不说话，许久许久，最终和时光融在了一起。

劳作一生，奶奶一直闲不住，晚年也是天天洗衣、烧饭、打扫卫生、操持家务。出事那天，她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打扫卫生。当时她住在我大叔家里，刚建造好的房子，二楼没有围栏，楼梯也没装扶手。她在二楼打扫卫生时不慎滑倒，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头撞到了门锁。巨大的响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大叔一家。大叔连忙把奶奶送进医院，奶奶在医院昏迷了一天多，终告不治。据村里老人说，奶奶临终前是有意识的，仿佛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因为大家看到深凝在她眼角的泪水流了下来。所有亲人都能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很多舍不得的东西。

据说奶奶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之所以是“据说”，是因为家人怕影响我学习，未在第一时间告知我奶奶去世的消息。直到丧事办完将近一个月后，我才得知噩耗。

奶奶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却在我即将有能力回报她的时候，永远离开了我。我甚至没有送她最后一程。这个遗憾成为我这辈子永远跨不过去的一个心坎。

奶奶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行了。奶奶德高望重，也是当时村里寿命最长的老人。

亲爱的奶奶，您留给我一生无法消弭的伤心。

屋檐下的鱼鲞

虞 燕

海岛人家的屋檐，注定是鱼鲞的居留之所。冬季晒鳗鲞、带鱼鲞、鲅鱼鲞……夏季可晒黄鱼鲞、乌贼鲞、鲳鱼鲞等。

八月，伏季休渔期结束，东海的渔船铆足了劲捕鱼，海岛人则忙着晒鱼鲞。“诸鱼薨干皆为鲞”。新剖的鱼湿润厚实，银白如玉，阳光和风似刀片，削薄了鱼原先丰腴的身子，最终，使得它们以坚挺精瘦的形象悬停于檐下。没有台风的白天和夜晚，无论我打开自家的门，还是从海的那一边匆匆而归，登上码头，拐进村口，屋檐下的鱼鲞总会默默迎向我，犹如那些朴实而重情的乡亲。恍惚了一下，以为岛上的时光凝滞不前，就算我出走多年，回来，鱼鲞仍在屋檐下。

对于猫狗，屋檐下的鱼鲞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要命的折磨，海鲜的香味明明萦绕于鼻，却任它们怎么跳跃，怎么用后脚直立起身子，都够不着。它们呼朋引伴而来，在屋檐下转悠，来来回回，累了干脆守在一旁，不时抬头望向鱼鲞，眼里有渴望有怨愤，心里或许还存着侥幸：说不定会有一爿鱼鲞被风吹落呢。跟世人对不可得之物的心态，多么相似。

而鱼鲞的主人倚在门边，瞧得幸灾乐祸。待阳光轻手轻脚挪出檐下的水泥地，一阵风不慌不忙地吹过，空气变得干燥而凉爽，她便从屋里拖出绿色的渔网，在鱼鲞之下织起网来。半成品的渔网和已失去生命体征的鱼，两种天生敌对的东西竟以这种方式相遇，像极了某种隐喻。很快，邻家的妇人也凑了过来，或织网或打毛衣，三两人笃悠悠说着话，细细碎碎。偶尔，聊到自家出海的男人，聊到收成和渔获，不由看一眼头顶上的鱼鲞，海腥味似乎一下子浓郁起来，心下莫名欣慰。而边上的猫狗不知是攒够了失望，还是瞬间释然了，摇着尾巴懒懒走开了去。

鱼鲞是海岛主妇的底气，突然来了客人，不用慌，先持菜刀割一段鳗鲞，再拿起竹竿，挑下成串的墨鱼鲞鲅鱼鲞鲳鱼鲞，捋取几爿，左右手各执一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烟尘飞扬。邻人从围墙伸出头：呦，来客人啦，这么客气！主妇笑盈盈答应着，将鱼鲞串重新打结，继续挂到屋檐下。鱼鲞齐整整排着队，依然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好似一爿都没少过。正是薄暮时分，远远一望，灰蒙蒙的宽绰的屋檐，灰蒙蒙的静止的鱼鲞，竟有一种淡逸素朴的美。

不多时，从这家的门口飘出了诱人的鲞味，鳗鲞和鲳鱼鲞清蒸最好，鲅鱼鲞加葱红烧，墨鱼鲞可烤大蒜、炒芹菜、炒莴笋，蔬菜自家地里随取，有什么便搭什么，当鲞的鲜醇遇上时蔬的清新，那是舌尖之福。随后，又飘出了说话声和笑声，不免让人想象了一番主人与客人围桌而食的愉悦。

送客出门时，星星已爬上屋顶，主妇站在鱼鲞下，屋里的灯光从门窗钻出来，散散淡淡，她的身影似被裹上了一层玻璃纱，茸茸的，糊糊的。晚风吹过，檐下的鱼鲞齐齐舞动，仿佛应和着节拍，踏步、摇摆、旋转、挤撞，一阵又一阵，像海浪涌动，像涛声阵阵，往来还复，经久不息。

在海上漂泊的人，不知几时可回？主妇进屋，关门，对着灯叹了口气。檐下鱼鲞的挤撞声传来，一下，一下，熟悉却遥远，听着听着，入了梦乡。而檐下的鱼都游进了梦里，在船舱里活蹦乱跳。